

浙江文叢

武林坊巷志

〔第一册〕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武林坊巷志

〔第一册〕

〔清〕丁丙輯

浙江文叢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武林坊巷志 / (清) 丁丙輯.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1
(浙江文叢)
ISBN 978-7-5540-1161-4

I. ①武… II. ①丁… III. ①杭州—地方志—古代
IV. ①K295.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97067 號

武林坊巷志

(全十八冊)

(清)丁丙輯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况正兵

文字編輯 潘丕秀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責任印務 樓浩凱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390.5

字 數 40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540-1161-4

定 價 220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ISBN 978-7-5540-1161-4



9 787554 011614 >

出版說明

杭州是我國的六大古都之一。六朝以降，我國的經濟重心逐漸轉向南方，杭州成了江南經濟和文化高度發達的地區之一。南宋時代的臨安，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都城的建設規模不斷擴大，「戶口蕃息……城南、西、北三處，各數十里⁵³⁷，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耐得翁《都城紀勝·坊院》）。在城市建置中，設立了厢和坊里制度，坊巷井然有條。城外市區也納入了都城的行政系統。從乾道到嘉定的數十年間，杭州居民人口激增，從淳祐到咸淳年間，城内外橋梁增建了一百三十多座，其規模之宏大，可見一斑。南宋以後，隨着時代的推移，杭州城市的興衰和變遷，經歷了一段漫長而曲折的道路。研究我國的城市發展史，必然要注意到杭州的文獻資料。

晚清浙江學者丁丙（一八三三—一八九九）通過長期的辛勤努力，編纂了一部《武林坊巷志》稿本，記載自南宋至清末杭州城市的坊巷、官府、宮室、寺觀、坊市和名人第宅以及有關文獻。根據編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的自序，這部稿本所收的街、坊、巷、弄「都八百餘條，稽之圖籍，證之史傳，下至碑官小說，古今文集，靡不羅載」，所徵集的文獻資料達一千六百餘種，極為豐富。是我國最大的一部都市志。

這部稿本對於研究我國城市史，特別是江南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的變化，以及有關考古、名勝古迹、遊覽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本書原編者丁丙，字嘉魚，別字松生，晚號松存，清錢塘人。自幼沉毅好學，留心地方文獻。丁氏世代為浙江的名藏書家。先世既有八千卷樓藏書，丙又胚胎家學，賡續緒餘，又益以二樓，曰『後八千卷樓』、『小八千卷樓』，總名藏書之所為『嘉惠堂』，所藏近二十萬卷。生平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編刊地方文獻叢書，著述宏富。正是由於他家藏充棟，才有可能遍搜載籍，完成《武林坊巷志》這一巨帙鴻篇。

清代著名學者俞樾（一八二二—一九〇〇六）說丁氏此稿『博采群書，參考志乘，無一事不登，無一文一詩不錄。城郭、官府、宮室、寺觀、坊市曲折及士大夫第宅，無不備載』。並認為《武林坊巷志》無宋敏求《長安志》之間有踳駁，而文獻無徵者，付之闕如，稱贊丁氏的嚴謹治學態度。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浙江人民出版社組織了潘一平、孫雲清、顏依青等多位專家，對浙江圖書館所珍藏的原稿進行加工整理，點校出版。但由於篇幅巨大，整理和校點任務十分繁重，難免存在不當之處。這次再版，除將原書改為繁體豎排外，還對個別重複以及錯訛之處作了修訂，質量上雖有提高，但離完善勢必仍有不小差距。我們期待讀者給予指導，以便重印時改正。

俞序

昔人稱宋敏求《長安志》，凡城郭、官府、宮室、寺觀，纖悉畢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時士大夫第宅所在，一一能舉其處，粲然如指諸掌，精博宏贍，非他志所能及。然程大昌《雍錄》猶譏其時有躊躇。長門宮誤列長信宮內；曲臺既入未央，又入三雍；且有空存其名不著事迹者。蓋網羅放失，訪求故實，若是其難也！自來帝王都會莫古於長安，而洛陽，而汴梁，而金陵，而臨安，亦皆建都之所。余從前奉使中州，年來寄寓吳下，於成周故址，汴宋舊墟，及六朝遺迹，皆有意尋求，而苦於無可諮詢。及至西湖詰經講席，垂三十年，歲必再至杭州。每念杭自唐以來即稱最勝之區，南宋偏安於此，尤極湖山歌舞之盛，城中坊市，半猶其舊，而闔城溢郭，塵合雲連，故蹊新衢，輒不可辨。聞老輩朱朗齋先生曾輯《杭州坊巷志》未成，胡君次瑤又踵爲之，迄無成書，其稿亦不得而見。丁君松生，博學多聞，家中藏書爲吾浙冠，尤留心杭郡掌故，所著《武林叢書》，余已爲之序矣。久知其有《武林坊巷志》之作，每見必慾惠其速成，而載籍極博，編劃爲難，丁君謙挹，未敢遽出其書。又以屬之孫康侯茂才，使卒其業。今年，余來湖上，康侯抱書來見，則裒然成編矣。其書以太平坊建首，以南巡行宮在焉，尊之義也。次之自西壁坊以下，鱗羅布列，若網在綱。博采群書，參稽志乘，無一事不登，無一文、一詩不錄，城郭、官府、宮

室、寺觀、坊市曲折及士大夫第宅，無不備載，而如《宋志》曲臺、長門之躋駁，則無有焉。雖空存其名者亦間有之，然文獻無徵，付之蓋闕，正其著書之慎也。《宋志》本於唐韋述《西京志》，是猶前有所因者。若此書，則朱、胡舊稿已付劫灰，非丁君之博洽，不能創於前；非康侯之精心銳力，不能成於後。余衰且老，得及見其成，幸矣！尚冀其由城內而推之城外，以廣《西湖志》之未備，則余之湖樓山館或亦幸而羼入其中，藉以不朽，是尤余所深望者也。

光緒丙申立夏後三日，曲園居士俞樾。

丁序

先父母迎陳舅祖母於家，丙嘗受撫抱之慈。陳固姚春漪丈之姑也。下學之次，時爲道里中故家遺事，謹識之不敢忘。稍長，即好掌故諸書，偶訂小冊，錄其聞見，如《武林舊事》、《夢梁錄》、《輶耕錄》、《西湖遊覽志》，皆類而采之。咸豐辛酉，再遭兵火，新舊圖籍，蕩爲烟雲矣。同治甲子，杭既收復，搜得胡君次瑤舊繪《省城坊巷圖》。其時滿城榛莽，途路湮迷，訪胡君手輯坊巷志稿，不能得。胡君之志，原於朱先生朗齋，先生固書農學士之師也。學士長君琅圃比部《聽香齋集》中，有《答金亞伯大理借〈坊巷志〉》，云『此是先生未定書，寥寥數葉竟無餘。茨山七述如重補，擬向君家借五車』詩可證也。先次瑤君而采輯錄者，則有張東搏暘之《武林志餘》，施庭午朝乾之《約略說》，皆分坊條綴，雜載事實，雖得殘帙，不足續補也。

庚午冬，見王松溪鄉試行卷，履歷之下繼以著作，有《杭城里巷考》、《湖墅舊聞》，急索其稿，松溪笑曰：『吾姑列其目，實未有書耳！』於是歸尋胡繪舊圖，按圖排目，若街、若坊、若巷，若弄，都八百餘條，稽之圖志，證之史傳，下至稗官小說，古今文集，靡不羅載，間有涉湖墅者，則抄寄松溪於江右。或有規余曰：『著書遠且廣，要宜上下五千年，縱橫數萬里。子之爲書，天水迄今，歲未及千；區區方隅，里僅周十。何自近自狹乃爾？』余謂：『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生本不賢，甘於識小；道聽途說，雖棄不恤。」日積月累，草冊漸盈。丁亥初冬，家孟溘焉而逝。回溯少日釣游之地，倏少人烟；老成通德之門，已無哭處。滄桑俄頃，遑論古初？齒髮寢衰，憚於纂述。壽松後人康侯文學，勤於著述，雅有同心，因舉叢編鄭重付託。康侯氣銳神王，寒暑載更，排比圖經，勿使遺漏；泛覽說部，增益新奇，如遄行而不廢半途，如掘井而不止九仞。編綴將完，頓慰遲暮。惜次瑤君久籍忠義，竹舟兄亦歸道山，無以相爲印證也。

光緒丙申元旦，田園老人丁丙。

孫序

杭州襟江帶湖，靈秀甲天下。吳越以前紀載闕略，自天水建爲行都，典章文物，燦然大備。元末，淮張拓縮城闈，勝國因之。我朝首重培養，改邑不改井，而志乘之存於今者，若宋則乾道、淳祐、咸淳臨安三志，明則成化、萬曆兩郡志，嘉靖之仁和、萬曆之錢塘兩邑志；聖清府志，一纂於康熙，再修於乾隆；縣志則錢塘、仁和並成於康熙間，俱可考也。至一統之鉅編，兩浙之省志，載其大者而細者遺焉。《東城雜記》、《南宋古迹考》、《西城雜志》、《北隅掌錄》、《新門散記》、《湖山便覽》、《武林第宅考》，非域於一隅，即兼詳郭外，舉其偏者，而全者慊焉。惟明之田氏《遊覽志》，循途紀事，有條不紊，惜書成萬曆，後事無徵，附載《志餘》，各里失限，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乾、嘉以來，朱朗齋、胡次瑤兩先生起而振之，先後著《武林坊巷志》，一雖草創，一已編成，庚、辛兩劫，片紙不傳，可慨也夫！峻嘗念先景高公應詔進書，其一爲《乾道臨安志》，蒙賜御題，而《提要》稱爲『南宋地志最古之本，考武林掌故者，要必以是書稱首』。峻守舊帙，思先緒，未嘗不思由干以及支，從源而竟委，心有餘力不逮也。光緒己丑春，獲睹松生丈《杭城坊巷志》稿，蠅頭蠶足，幅盡黝如；僅載城北一區，與敝廬咫尺，按冊以求，如指諸掌，搢衣載扣，更視全稿，往往近屬目前，遠超頂上，黃口所得而道，白首不得而窮者，丈則汲古搜

今，辨同析异，綱舉目張，條分件繫，縱橫八百目，上下一千年，分之則通衢、僻巷一志也，合之則四隅、八界亦一志也。小志云何哉？且丈之所處，視前哲之掌錄者，更有三難焉：自來模山範水，登臨憑弔，廣衍數十百里，浩漫無際，而丈之所采，限於城隅，南不及鳳山，北不至皋亭，論其地則廣狹不侔也；紀錄自憑卷軸，討論半借友朋，昔之小山綉谷，圖籍埒於秘府，益之以天一范氏、叢書馬氏之借錄，歲有社，月有會，琴尊談宴，數學相長，丈則插架雖雄，望古云遙，老成凋謝，請益無從，僅取裁於八千卷樓之儲藏，不事外求，獨寐寤歌，其采輯之勞逸殊矣；又若修書纂志，動多設局，徵聘文雅，分門編排，積日違時，始得竣事，丈則情慤德滿於澤，及耄悼之餘，雖晨抄暝寫，時作時輟，綜計前後，不逾十霜，其用力何勤以敏，而其才何宏以肆也！丈嘗語峻曰：『余雖然自亂後歸來，滿城荒草，巷無居人，不惟朱、胡二志已化燹灰，即故家文獻、里老語言，亦渺不可追，如敬恭桑梓何！』粗翻簡編，隨手雜記，積久匯集，漸能貫串。片楮之間，或爲盛，或爲衰，於以驗天理之循環焉；十步之中，某也賢，某也否，於以寓人事之勸懲焉。此草志之微意也。而日月不居，冉冉老矣。子名德後也，年富才強，幸拾遺補闕，匡謬糾瘕，其幸成斯志哉！』峻不敏，何足膺唾諉？然不敢自棄，輒爲增損，爲卷八十，爲圖四十又四，冠以宋京城圖，明與國朝省城圖，別著凡例、總目、坊巷韻編、引用書目各一卷以附之。以識生平之幸。

光緒丁酉小暑節，仁和孫峻。

總目

謹按：康熙《杭州府志》，仁和縣坊八：曰義和、曰平安、曰東里、曰如松、曰南北壁、曰東西壁、曰義和安國、曰同德安國。錢塘縣坊十有一：曰南壁、曰西壁、曰太平、曰豐寧、曰馨如、曰斯如、曰保安、曰芝松、曰松盛、曰南良、曰北良。茲仁和縣義和安國改曰義同，同德安國改曰衛所。錢塘縣豐寧改曰豐上，馨如改曰豐下，南壁一坊且並入駐防，無是坊名。伏查太平坊爲南巡行宮，翠華再幸，駐蹕於斯，是以恭錄太平坊弁冕於諸坊之上，微特見省方之勤，抑亦昭尊崇之義也。余仍依《府志》所編之次第，而以駐防附其後焉。

錢塘縣

- | | |
|------|------|
| 太平坊一 | 豐上坊三 |
| 太平坊二 | 豐上坊四 |
| 西壁坊 | 豐下坊一 |
| 豐上坊一 | 豐下坊二 |
| 豐上坊二 | 豐下坊三 |

豐下坊四

斯如坊一

斯如坊二

斯如坊三

保安坊一

保安坊二

保安坊三

芝松坊一

芝松坊二

仁和縣

芝松坊三

松盛坊一

松盛坊二

松盛坊三

南良坊一

南良坊二

南良坊三

北良坊

平安坊三

平安坊四

平安坊五

東里坊一

東里坊二

義和坊一
義和坊二
義和坊三

平安坊一
平安坊二

東里坊三

東里坊四

如松坊

南北坊一

南北坊二

東西坊一

東西坊二

東西坊三

義同坊一

義同坊二

義同坊三

衛所上

衛所中

衛所右

衛所下

駐防營一

駐防營二

目錄

俞序	(二)	太平坊巷	(四六)
丁序	(三)	木瓜弄	(七八)
孫序	(五)	高銀巷	(八五)
總目	(二)	祠堂巷	(八七)
武林坊巷志卷一 太平坊一	(二)	十三灣巷	(一四五)
南巡行宮	(二)	周公井	(一四九)
上後市街	(七)	咸寧橋	(一五〇)
下後市街	(九)	由義弄	(一五一)
回回堂	(三)	三元地	(一五二)
甘澤坊巷	(三五)	武林坊巷志卷二 太平坊二	(一五五)
多福弄	(三五)	華光巷	(一五五)
惠民巷	(三五)	火藥局前	(一六七)
	(三五)	西府染局	(一七〇)

紅門織染局	(一七三)	福寧橋	(三八二)
慶餘橋	(一八三)	轉運橋	(二八三)
普義橋	(一八四)	運司署	(二八四)
福壽橋	(一八五)	寶奎寺弄	(三〇一)
新開弄	(一九三)	保佑坊	(三一三)
木橋	(一九三)	比勝廟巷	(三一五)
裕國弄	(一九四)	奎垣巷附寧紹分司署、五昌廟	(三一七)
豆腐弄	(一九四)	三橋子	(三二二)
藩司前	(一九四)	三橋址	(三三六)
布政司署	(一九八)	定安巷	(三三八)
學政署	(三五〇)	定安橋	(三四〇)
緞局司弄	(三七六)	靈壽寺巷附花牌樓	(三四二)
運司河下	(三七六)	蕭王弄	(三四七)
凌雲橋	(三八二)	和元弄	(三四八)
花園橋	(三八二)	井弄	(三四八)
廟橋	(三八三)		

飲馬井巷	(三四八)	涌金門附水門	(三九〇)
清淨巷	(三四九)	武林坊巷志卷四	豐上坊一
元寶弄	(三四九)	管米山巷附峨眉庵	(四〇五)
財源弄	(三四九)	蛾眉山	(四二六)
新弄	(三五〇)	水神廟 附金龍閣	(四四三)
三聖堂巷	(三五〇)	淺山	(四五三)
鬧市口	(三五〇)	駱駝嶺	(四七二)
夭桃巷	(三六四)	糧道山巷	(四七二)
慶和里	(三六四)	燕支山巷	(四七二)
紫城巷	(三六五)	裏龍舌嘴	(四七三)
桃花巷	(三六八)	東、西都司衛	(四七五)
金華廟	(三七〇)	凌雲橋	(四八六)
涌金池	(三七四)	黃冊庫橋	(四九〇)
杜子橋	(三七七)	育嬰堂	(四九七)
金文橋	(三七九)	方寸地	(五〇四)
會遷橋	(三八〇)	杭州府學宮	(五〇五)